

巴金： 叙述中 在历史

看那少年浪漫时『精神上的母亲』引他前行
拿起笔，融入世界的呐喊 巴金——一个笔名的解读
鲁迅，为他挡住风沙 『你是不能搁笔的』
巴黎，永远的留恋 什么样的家？
敏感与忧郁 面对觉新，他看见了自己
乡关何处？ 痛在心中，爱在梦里
生命在历史中延续



K825.6

212

2006



李辉传记作品系列

巴金：在历史叙述中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金:在历史叙述中/李辉著.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10

ISBN 7-216-04822-9

I. 巴…

II. 李…

III. 巴金(1904~2005)—传记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12235 号

巴金:在历史叙述中

李 辉 著

出版发行: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印刷:武汉市楚风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670 毫米×980 毫米 1/16
字数:151 千字

经销:湖北省新华书店
印张:14
插页:1

版次: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6 000

定价:30.00 元

书号:ISBN 7-216-04822-9/K·517

本社网址:<http://www.hbpp.com.cn>

新版序言

邵燕祥

我仅浏览了书稿的开头就来写这篇小文，违反了我一向的自律，但因有些话急于说出来，也就顾不上破例了。

在这里，李辉，作为巴金生平思想和著作的研究者，终于不是从辩诬的角度，而只是如实地、毫不遮掩地写到了巴金与无政府主义的关系。

巴金自己说过，他是“五四”运动的产儿，他又说过，他是法国大革命的产儿。他从少年时代就服膺“自由，平等，博爱”的信条。十四五岁正值五四狂飙乍起，他就以可贵的聪颖，接触了纷繁的新思潮。他是富家子弟，但他深知其内里，他认定所有体现了宗法礼教秩序的家庭，都是无自由无平等也无爱可言的牢笼，也正是整个社会的缩影。因此，并非为谋个人的温饱 and 出路，而是出于良知，对无权无钱贫病困顿者的同情，对人压迫人的不平，对一切非正义的愤懑，使他苦苦寻找改造社会的道路；这时他从西欧和俄国的历史中邂逅了那些激进而忘我的革命者，邂逅了无政府主义思想和理论。在 20 世纪 20—30 年代，他身体力行地参与了无政府主义的宣传和抗议行动。在他这里，无政府主义，就是迈进“门槛”，为建立一个自由平等、互助互爱的社会而不惜牺牲，它是弱者的道德，也是弱者的理想，而巴金自觉地站在弱者一边。

如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无政府主义传入中国还要早些。从晚清一些志在推翻清皇朝的党人身上，就可以找到无政府主义者人格和行为的影响。“五四”时期，无政府主义的传播是跟共产主义的传播同时进行的。民国初年被军阀政府杀害的工人运动者中，就有英勇的无政府主义信徒。在早期共产党人中，特别是其中的知识分子，许多人都接受过无政府主义思潮，甚至可以说是从无政府主义走向革命的。不但第一代，第二代，这样的情况直到 1949 年前参加中共领导的革命的新一代中，也不鲜见。

如果查看 30—40 年代(主要是抗日战争开始前后)革命者档案中的自述,相当数量的青年知识分子都会说到,他们是在革命文学的影响下投身革命的,其中就包括巴金的书,例如众所周知的《家》和其他著译。这些作品对当时社会制度人情世态的揭露和抨击,令他们共鸣,令他们感奋,令他们要起而行,找一条对社会进行革命改造的路。但他们后来又会持批判态度说,像巴金这样的作家,并没能给他们指出明确的投向共产党的革命道路(例如《家》里的觉慧最后只是出川,曹禺《北京人》里的瑞贞也只是搭乘火车去了远方),而是实际生活中抗日战争爆发这样的机缘,以及国共两党的鲜明对比,使他们认定共产党是革命的和抗日的,别无选择。不过连有些仅仅是为了逃婚,为了争取婚姻自由的男女青年,受到了《家》的鼓励,也去了延安,去了解放区,则是事实。巴金小说里模糊的指向,与现实生活中的实体就这样重合了。记得在文革以前,我们议论这种现象时,曾经开玩笑说,巴金给共产党招兵买马,该记大功!

李辉中肯地指出,经常出现在巴金早年书里的“革命”,“信仰”,“事业”,其内涵是要从巴金写作时的思想来认定的。没有附加语也就没有确指,固然是不言自明的默契,也有不得不尔的苦衷。在不同的语境,便产生各有所指的歧解,乃历史条件的变动使然,却不是任何人故意的误导。

恰恰是十月革命的胜利,布尔什维克建立苏维埃政权,使反对阶级专政的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的遭遇,比革命前更加困难;19 世纪作为革命者头上的光环,换成了 20 世纪初沦为“反革命”的荆冠。在俄苏,无政府主义者或是流亡国外,或是受到镇压。在中国,无政府主义则不仅于“五四”前后被军阀官僚视为与共产主义“赤化”“过激”难以区分的洪水猛兽,而且随后更陷入左右夹击的困境,很有点像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托洛茨基派,不能见容于中国两大对立政治势力的国共两党。

作为政治派别的无政府主义遂不复存在。作为思潮的无政府主义，1949年前偶或散见于出版物中，1949年后则完全绝迹。年轻人只能从《列宁在1918》一类苏联影片中瞥见“无政府主义者”的漫画像，或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听到把违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战略部署”的行动叫作“无政府主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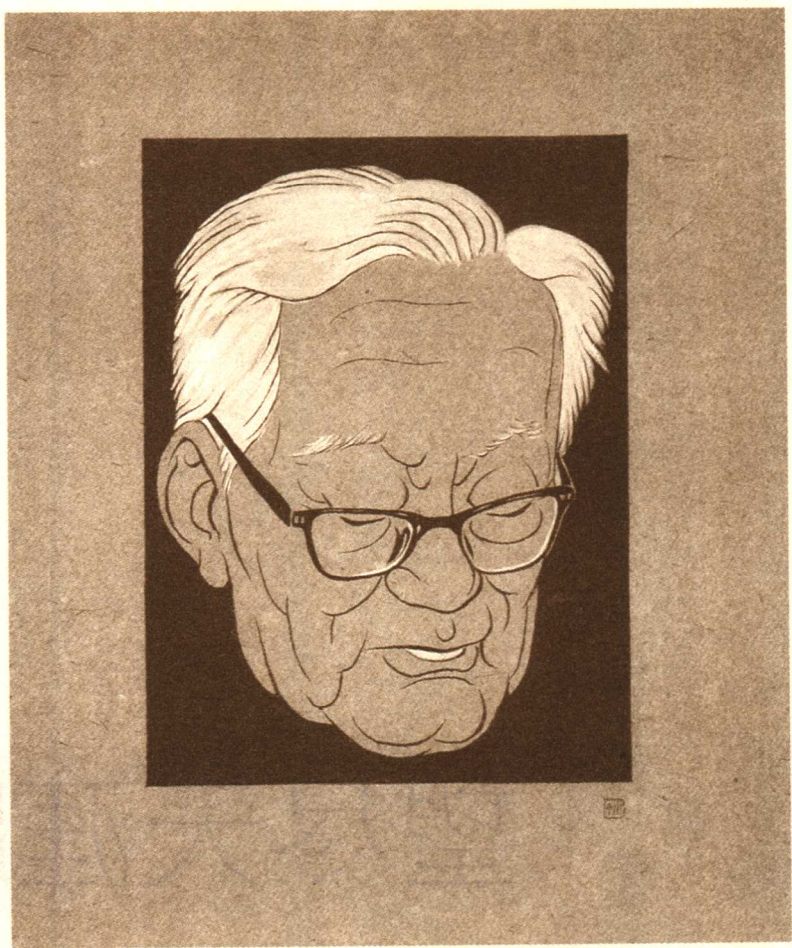
巴金与无政府主义的历史关系成为他一生尤其是后半生劫难的根源。在文革批斗时封之为“反共老手”，到文革后的“清除精神污染”中，还有人揪住不放，大有必欲置诸死地而后已之势。其实，那些气势汹汹的批斗家并不知无政府主义为何物。因为几十年来中国大陆各种版本的历史普及读本里，早就无一语及于无政府主义了。

谈论巴金而不涉及无政府主义，总是让人感到隔着一层。完全不了解无政府主义的渊源，也难对巴金其人和他的作品有比较透彻的实是求是的理解。顺便说一句题外的话，对于世界范围的无政府主义，它从19世纪到20世纪的理论和实践，它在各国社会生活中曾有的影响，它与各种革命思潮和实际运动的关系，也是一切想要认真了解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的人所应该具有的背景知识。

李辉此书，在这一点上，试图引领我们接近巴金精神世界的一个“禁区”。当然，这个禁区不是巴金自设的，相反，他几十年来以白纸黑字的形式坦陈自己的信仰和理想，只不过他的由衷的倾诉，他掏给读者的心，往往被历史的烟雾遮蔽了。

李辉用他特有的散文笔调，绝不故作艰深，却让我们一下子接近了那几乎被遗忘甚至被抹煞了的历史。历史只有拂去尘封，刮去油彩，还其本真，才显得逻辑分明，真实可信。这样的文字也就使人感到亲切。

我愿意接着读后续的书稿。



痛苦思考中的巴金(丁聪 绘)



谨以此书

纪念巴金先生逝世一周年
纪念《随想录》出版二十周年

巴金：在历史叙述中

巴金：
在历史叙述中

目录

新版序言 /1

望尽天涯路

- 一 在巴黎感受巴金 /3
- 二 看那少年浪漫时 /9
- 三 “精神上的母亲”引他前行 /17
- 四 讲述大革命的悲剧 /25
- 五 拿起笔，融入世界的呐喊 /33
- 六 巴金——一个笔名的解读 /47
- 七 鲁迅，为他挡住风沙 /55
- 八 历史在他心中 /67
- 九 思想史是奔腾的江水 /75
- 十 “你是不能搁笔的” /91
- 十一 与大众共享 /99
- 十二 巴黎，永远的留恋 /1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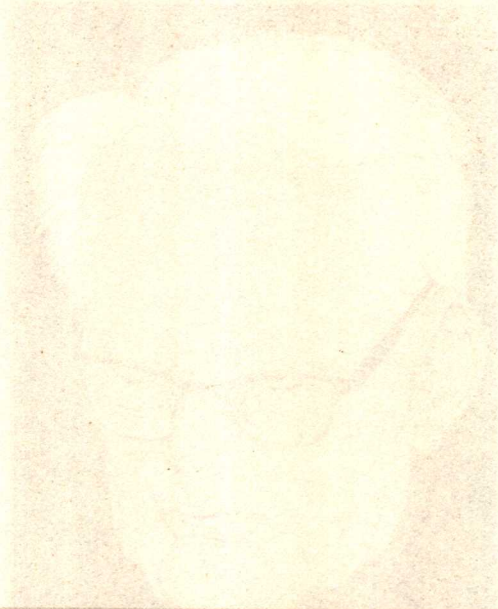


何处是归程？

- 十三 凝望夔门 / 121
- 十四 什么样的家？ / 129
- 十五 敏感与忧郁 / 137
- 十六 热情在文学中燃烧 / 147
- 十七 面对觉新，他看见了自己 / 157
- 十八 乡关何处？ / 165
- 十九 “李先生，你好早啊！” / 173
- 二十 痛在心中，爱在梦里 / 183
- 二十一 巴山蜀水路千程 / 191
- 二十二 生命在历史中延续 / 203

新版后记 / 215





望尽天涯路

CARTE D'IDENTITE

102

Le Ministre de l'Intérieur

Nom: BAI

Prénoms: YU

Sexe: M

Age: 25

Date de naissance: 15 Mars 1902

Lieu de naissance: Shanghai

Profession: Comptable

Signature: YU BAI

Carte n° 2452304

CARTE N° 2452304

EXPIRATION: le 15 Mars 1927

Le Ministre de l'Intérieur

Carte n° 2452304

Signature: YU BAI

CARTE N° 2452304

EXPIRATION: le 15 Mars 1927

Le Ministre de l'Intérieur

Carte n° 2452304

Signature: YU BAI

CARTE N° 2452304

EXPIRATION: le 15 Mars 1927

Le Ministre de l'Intérieur

Carte n° 2452304

Signature: YU BAI

巴金 1927 年赴法国使用的护照

在巴黎感受巴金

走在巴黎，便走进了历史长河。不经意间走进一条小巷，一幢老房子，或者一个咖啡馆，也许就能飞溅起几朵浪花，将怀古幽情敲打，行囊和衣衫顿时湿成一片，伴着脚步缓行。

如此这般走在巴黎，我走进了巴金的历史。时在1998年。距青年巴金离开巴黎的1928年正好七十年。

七十年，留在巴金漫长记忆里；七十年，渐次呈现在我的追寻目光中。

说不完的故事，看不厌的景致，浓得化不开的历史情结。

沿着塞纳河缓行，注目河水流淌。抬起头，巴黎圣母院无言高耸，听不见雨果描写过的钟声。攀上钟楼，俯瞰四周。河南岸，是拉丁区和卢森堡区，小巷弯弯曲曲，网一样蔓延着。我有一种感觉，仿佛时光就是在下面的一个个网眼里闪过。巴金当年初到巴黎时，就在河对岸的一座小旅店里寄寓。拿着地图，望着对岸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建筑，我试图辨认早就通过巴金的叙述而熟悉了的一切：先贤祠（国葬院）、卢森堡公园、河边的旧书摊……

七十年前，巴金也曾这样俯瞰过巴黎。那天，在和朋友吴克刚送别一位波兰姑娘之后，他们登上了巴黎圣母院的钟楼。

我和吴进了圣母院这古建筑，登上了那高耸的钟楼。站在那上面，我俯瞰着巴黎的街市，我看那塞纳河，它们变得很渺小了。

我想起了刚才别过的异国女郎，我想起了华沙的白色恐怖，我想起了我们底运动，我想起了这个大城市在近两百年间所经历过的一切，我不觉感动到流下眼泪来。

此刻，当我伫立钟楼俯瞰巴黎时，自然没有巴金那种多愁善感。不过，与以往有过的纯粹的旅游新奇感相比，由于走进了巴金昔日重要的生活场景，我的此次巴黎之行，也就有了更具体、更多的历史缅想。作为一个巴金研究者，这是难得的旅游与感悟相交融的双重体验。

我沿着拉丁区及相邻的卢森堡区的大街小巷漫步，我不时在河边的旧书摊前徜徉。一幢又一幢老房子，仍是百年前的模样，但我不知道哪一幢才是巴金当年寄寓的旅店。有些遗憾却不失望。每到一处，只要过去曾在巴金作品中读到过，或者与他的生活和思想有某种关联，我便不由自主地来想象当年这位二十三四岁的中国青年徘徊的身影。卢森堡公园的树丛草地，他在这里穿行，或者久久坐在里面看书；先贤祠前卢梭的雕像，他曾伫立在此，缅怀心目中那位写下《忏悔录》的伟人；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关押过罗伯斯比尔、丹东、哥代（又译郭黛）小姐等风云人物的监狱里，我想到了巴金在小说中如何描写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悲剧；走进王尔德流亡巴黎最后寄寓而病逝的旅馆，我想到巴金曾翻译过《快乐王子集》，想到他说过的一段话：“我喜欢王尔德的童话，喜欢他那对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严正控诉，对贫苦人的深刻同情和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崇高灵魂”；一家名叫“罗马”的咖啡馆，因流亡到巴黎的列宁曾光临过，并和托洛斯基相约在此见面，也让我想到了巴金在还没有来到巴黎之

前,曾就俄罗斯革命和列宁等问题而与郭沫若发生的争论……

逗留巴黎半个月的时间里,一次又一次我便有类似的感觉,走在巴金当年居住过的拉丁区及周边地区。

二十年前,开始研究巴金时,我就被他对巴黎生活的描述所感动:

我的生活是很单调的,很呆板的。每天上午到那残留着寥落的枯树的卢森堡公园里散步。

.....

脚踏着雨湿的寂静的街道,眼望着杏红色的天空,望着两块墓碑似的圣母院底钟楼,那一股不能熄灭的火焰又在我底心里燃烧起来。我底眼睛开始在微雨的点滴中看见了一个幻境。有一次我一个人走过国葬院旁边的一条路,我走到了卢骚底铜像底下,不觉伸了手去抚摩那冰冷的石座,就像抚摩一个亲人,然后我抬起头仰望那个拿着书和草帽的屹立着的巨人,那个被托尔斯泰称为“十八世纪的全世界底良心”的思想家。我站立了好一会儿,我忘了一切痛苦,直到警察底沉重的脚步声使我突然明白自己是活在什么一个世界里的時候。

每夜回到旅馆里,我稍微休息了一下这疲倦的身子,就点燃了煤气炉,煮茶来喝。于是圣母院底悲哀的钟声响了,沉重地打在我底心上。

——《写作生活底回顾》

巴金这段话写于1936年的上海。他不会想到,六十年后的1998年,他的这段文字又感动着另一个中国人,让这个人在巴

黎想到他的历史。

不是因为巴黎越来越成为文化怀旧的时髦首选，来凑这样的热闹，而是在巴金的百年行程中，巴黎实在是最具转折意味的地方，是最值得解读的一个历史环节。对于他，巴黎有着双重意义，它既是以往行程自然而然的延伸，又是未来跋涉的一个有着全新意义的起点。

巴黎——从故乡成都走来的路有多远？巴黎——从这里走回中国之后的路又有多长？对于将改变一生行程的巴金来说，这永远是他无法计算、也难以计算的数字。政治热情、革命信仰、青春苦闷、性格忧郁、文学爆发等，似乎不该一起呈现的诸多元素，却在巴黎这个特殊的世界大都市一下子汇聚到了巴金身上。

这是他的巴黎——在巴黎，他直接以无政府主义革命青年的身份，投身于世界性的无政府主义活动，声援即将被美国政府执行死刑的两位意大利同志的活动，从而成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中一位真正具有国际性的革命者；在巴黎，他开始了小说处女作《灭亡》的写作，一个热心社会革命行动的青年，无意之中又扮演一个被热情燃烧和推动的文学家角色，从此未来的行程彻底改变，一切的苦衷、矛盾、悲哀乃至辉煌也由此而决定；在巴黎，他为自己选择了一个笔名——巴金，一个总是让人想到无政府主义先知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的名字，让他烦恼让他忧……

走来时，这个中国青年叫李尧棠（字芾甘）；离开时，他有了一个笔名：巴金。以后的岁月里，“李尧棠”和“李芾甘”将渐渐淡出，为人熟知的是“巴金”。这个名字，一直伴随他从20世纪走进21世纪，然后又走到百岁华诞。